

謝海平著

文史哲學集成

唐代詩人與在華外國人詩文雜交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序

近體詩及傳奇小說爲唐代文學園囿中之兩朵奇葩，留寓在華外國人衆多及人民生活偶趨胡化，則爲唐代社會之特殊現象。由於外國人物充斥，文學作品中出現外國人之情形極其普遍，傳奇小說以其人爲主角者，如裴劍傳奇中之「崑崙奴」，袁郊甘澤謠中之「陶峴」，均膾炙人口；詩歌以其人之生活情況爲主題者，如李白之「上雲樂」、李益之「登夏州觀送行人賦得六州胡兒歌」，亦傳誦一時。「文學爲社會現實反映」之理論，似可以此爲證。

部份流寓李唐之外籍人士與詩人有接觸機會，因而結文字之交。此類交往，於外國人而言，爲學習語言文字及提高學術素養之手段；於唐代詩人而言，則爲擴充詩歌內容與弘揚文化理想之實現。故探究詩人與外國人之文字交，不特可深入了解二者之生活實況，且唐詩傳播海外及中華文化擴張之軌跡，亦可因而尋得。

本論文共分爲五部分：第一部分導論，闡明寫作動機及取材標準；第二、三、四部分分別探討唐代詩人與流寓我國之西域人、日本人、新羅人之文字交往情形；第五部分結論，就詩人投贈外國人詩篇作整體之比較歸納。

本論文自定題、整理資料以迄完成，歷時兩載，個人用功既淺，學識亦陋，疏忽舛誤在所難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唐代詩人與在華外國人之文字交 目次

序	一
導 論	一
第一章 唐代詩人與在華西域人之文字交	九
第一節 與西域文士、樂伎之文字交	九
第二節 與西域僧侶之文字交	三一
第二章 唐代詩人與在華日本人之文字交	六一
第一節 與日本使節、文士之文字交	六一
第二節 與日本僧侶之文字交	七八
第三章 唐代詩人與在華新羅人之文字交	一〇三
第一節 與新羅使節、文士之文字交	一〇三

一、使節部份·····	一〇五
二、文士部份·····	一一〇
第二節 與新羅僧侶之文字交·····	一三二
結 論·····	一四九
引用參考書目·····	一六九

導論

昔王靜安先生稱一代之文學，詩者，有唐一代之文學也^①。李唐開國之初，即以聲律取士，於是國之俊彥，於詩道莫不既專且勤，以求進身宦達；而日常生活，若親朋贈答、殿堂唱和、卽事感懷、觸物寓興，一均託之以詩。詩篇興、觀、群、怨之效，已無所遺。梁鍾嶸云：「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楊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②其時詩篇之爲用可謂至廣，然就唐人詩作包羅萬象之情形而言，則唐詩爲用之廣，尙有超越乎前代者焉！

吟詠諷誦既爲李唐文人生活之主要節目，騷人雅士，蓋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流傳作品之多，至爲驚人。清康熙年間編成之全唐詩，凡收詩人二千二百餘人之作品四萬八千餘首，其後日人何世寧復蒐輯遺漏，都爲三卷，名曰全唐詩逸。及乎近世，文獻流通既廣，遺珠間

出，如新羅留唐學生崔致遠桂苑筆耕集^③及韓國舊史三國史記^④所載詩篇，多全唐詩及詩逸兩書所未收，則現存唐人詩篇，總數蓋已逾四萬九千首。然此一數目較之已軼詩作，又不過十之二三而已，有唐詩道之盛，可以見矣。

我國國力，在李唐時代擴張至於極點，文化隨之播散，詩篇亦盛傳四裔；又因對外交通暢達無阻，都市發展與文化吸引，及李唐政府政策性之推動，來華外國人之衆，幾至全國三分之一都市均曾發現其人蹤跡^⑤。此等外國人受唐代文化潮流之驅，亦有深通翰墨，長於吟詠者，如日本人晁衡，新羅人崔致遠、金可紀，波斯人李珣^⑥等，其人或入仕於唐，或以賓貢登第，以詩文著名，均與唐代詩人有所交往；至若職司譯事之胡僧如利涉、寶月，長於天文若迦葉志忠、隱居九華若金地藏、入唐宿衛若金立之者，亦有足堪諷誦之詩歌流傳。全唐詩卷八〇八利涉「譏韋玘吟以韋字爲韻」云：

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此後是何韋。

按利涉係西域婆羅門僧，從玄奘三藏入中國^⑦，開元（七一三—七四一）中在長安安國寺講華嚴經。此詩作於開元初，秘校韋玘奏釋道二教蠹政，欲與定勝負。帝集三教內殿，玘與涉辯，理屈，涉以韋字爲韻揭調長吟以諷之^⑧。寶月詩存一首，亦見全唐詩卷八〇八，題爲「行路難」，詩云：

君不見孤雁關外發，酸嘶度楊越。空城客子心腸斷，幽閨思婦氣欲絕。凝霜夜下拂羅衣，浮雲中斷開明月。夜夜遙遙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取我匣中青銅鏡，情人爲我除白髮。行路難，行路難，夜聞南城漢使度，使我流淚憶長安。

寶月亦西城僧，玄宗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在洛陽大福先寺與中印度沙門善無畏譯經四部一十四卷^①。此詩富於比興，充滿思鄉幽怨之情，若隱去姓名，蓋無人敢斷其出於胡僧之手。

迦葉志忠曾於中宗神龍三年（七〇七）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韋后當受命^②，今桑條歌歌詞已佚，志忠所上表則見收於全唐文卷二七六，表云：

昔高祖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闕。五行六合之內，齊首蹠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帝女之精，合爲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佈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

按迦葉氏系出天竺^③，唐時天竺曆流行於中國者三家，迦葉氏其中之一^④，志忠於中宗時官右驍衛將軍兼知太史事，曾於景龍元年（卽神龍三年，七〇七）五月受武三思唆使，以天文

傳會獻諛，獲中宗賞賜^⑬。其「進桑條歌表」雖屬官樣文章，然用事得體，條理分明，可見志忠長於爲文。至金地藏存「送童子下山」詩一首，見唐詩紀事卷七十三^⑭。詩云：

空門寂寞汝思家，禮別雲房下九華。愛向竹欄騎竹馬，懶於金地聚金沙。添瓶澗底休招月，烹茗甌中罷弄花。好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煙霞。

按金地藏本新羅王子，開元末落髮航海入唐，隱居九華山，苦行潛修，肅宗至德（七五六—七七）後稍知名，徒衆爲建化成寺，德宗貞元十年（七九四）卒，年已逾百^⑮。此詩蓋其晚歲所作，味「老僧相伴有煙霞」語，知其遠離塵俗而漸有仙心。

金立之詩見於日人河世寧所輯「全唐詩逸」卷中，未見完篇，唯存零句。然吉光片羽，尤足珍惜。其遺句云：

煙破樹頭驚宿鳥，露凝苔上暗流螢。（秋夜望月）

山人見月寧思寢，更掬寒泉滿手霜。（峽山寺玩月）

紺殿雨晴松色冷，禪林風起竹聲餘。（贈青龍寺僧）

風過古殿香煙散，月到前林竹露清。（宿風德寺）

更有閒宵清淨境，曲江澄月對心虛。（贈僧）

寒露已催鴻北去，火雲漸散月西流。（秋夕）

園梅坼申迎春笑，庭草抽心待節芳。（早春）

金立之，新羅人，唐敬宗寶曆元年（八二五），即新羅憲德王十七年五月，隨新羅使金昕入唐，遂留宿衛^⑩。其詩筆觸細膩，情致幽遠。

由此可知，來唐之外國人，不乏頗具文學素養者。其人中有若干特獲唐人青睞，與結文字之交，或以詩歌投贈送別，或相爲聯句。彼此交往之因緣，若能略加考按，則不特詩之本事得以發明，有助於對唐代詩人及留華外國人生活之了解。且唐詩因應用於日常生活而播傳四裔之跡，亦由是可尋，對文學史之研究，不無助益焉。

因就全唐詩及有關典籍中搜得可爲詩人與外國人交往證據之詩篇或詩序共九十首，就其可考者詳爲考析。至於唐詩雖涉及外國人物，然非投贈、送別之類確乎爲文字交往遺墨者，則不取焉。如全唐詩卷五五四項斯「日東病僧」云：

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不言身後事，獨坐病中禪。深壁藏燈影，空窗出艾煙。已無鄉土信，起塔寺門前。

此詩雖詠日東病僧，然未以之相贈，不足作項斯與其人文字交往之證。又全唐詩卷八三二貫休「遇五天僧入五臺五首」云：

十萬里到此，辛勤詎可論。唯云吾上祖，見買給孤園。一月行沙磧，三更到鐵門。白

頭鄉思在，迴首一銷魂。

雪嶺頂危坐，乾坤四顧低。河橫于闐北，日落月支西。水石香多白。猿猱老不啼。空餘忍辱草，相對草萋萋。

遠禮清涼寺，尋真似善才。身心無所得，日月不將來。白疊還圖象，滄溟亦汎杯。唐人亦何幸，處處覺花開。

塗足油應盡，乾陀帔半褰。辟支迦狀貌，利利帝家兒。結印魔應哭，遊心聖不知。深嗟頭已白，不得遠相隨。

送印經幾國，多化帝王心。電激青蓮目，環垂紫磨金。眉根霜入細，梵夾蠹難侵。必似陀波利，他年不可尋。

是五首蓋貫休遇天竺僧侶禮拜五臺有感而作，詩題及內容均未提及是否以之相贈，無法據斷彼此遂結文字之交。又全唐詩卷三七一呂溫「蕃中答退渾詞」二首云：

退渾兒，退渾兒，朔風長在氣何衰。萬群鐵馬從奴虜，強弱由人莫歎時。

退渾兒，退渾兒，冰消青海草如絲。明堂天子朝萬國，神島龍駒將與誰。

按呂溫係呂渭長子，字化光，貞元二十年（八〇四）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爲入吐蕃使，次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亂，留溫經年，至元和元年（八〇六）

始放還^④。此詩原序云：「退渾種落盡在，而爲吐蕃所鞭撻，有譯者訴情於予，故以此答之。」則係永貞、元和元年間所作，以諭退渾種落者，無所謂文字之交。又全唐詩逸卷上明皇帝賜新羅王詩云：

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帛遍天下，梯航歸上都。緬懷阻青陸，歲月勤黃圖。漫漫窮地際，蒼蒼連海隅。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去傳風教，人來習典謨。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矣天其鑒，賢哉德不孤。擁旌同作牧，厚貺比生蕪。益重青
青志，風霜恒不渝。

按此詩作於天寶十五載（七五六）春，其時玄宗因安史之亂幸蜀，新羅景德王遣使入唐，泝長江至成都朝貢，玄宗御製此詩賜王，嘉其歲修朝貢，克踐禮樂名義^⑤。末句「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云云，蓋卽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之意。景德王旣未親身入唐覲見玄宗，二人無所謂交往可言。以上諸詩，本文均不取焉。

【附 註】

①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序。

② 詩品序。

③ 桂苑筆耕集清季自韓國傳來，凡二十卷，收崔氏五七言詩六十首。今通行者有海山仙館叢書本及商務印書

館四部叢刊本。

④如卷四十六載顧雲送別崔致遠詩。

⑤謝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十五頁。

⑥晁衡、崔致遠、金可紀事分見後文。李珣爲波斯人之後代，以詞有名於唐末，其詞散見於花間，尊前兩集中，生平見謝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第二編及第四編。

⑦全唐詩卷八〇八利涉小傳。

⑧宋高僧傳卷十七。

⑨見續古今譯經圖紀沙門戊婆揭羅僧訶條。又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記會昌元年（八四一）長安新昌坊青龍寺有南天竺沙門三藏寶月駐錫，恐非一人。

⑩新唐書卷七六韋后傳。

⑪元和姓纂卷五。

⑫代宗廣德二年（七六四）楊景風注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曜經卷上第三。

⑬資治通鑑卷二〇八。

⑭後收入全唐詩卷八〇八。

⑮參考全唐文卷六九四費冠卿「九華山化成寺記」。

⑯全唐詩逸所附金立之小傳稱立之憲德王七年入唐，誤。冊府元龜卷九九外臣部請求門記此事在寶曆元年五月，相當憲德王十七年，據改。三國史記卷十繫其事於十七年。

⑰舊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三七呂渭附溫傳。

⑱三國史記卷九新羅本紀。

第一章 唐代詩人與在華西域人之文字交

第一節 與西域文士、樂伎之文字交

唐代與西域諸國交涉極爲頻繁，爲李唐列爲絕域邊緣之大食，自永徽二年（六五一）始遣使朝貢，至貞元十四年（七九八）爲止，不及一百五十年，通使達三十六次^①，冊府元龜有關開元年間（七一三—七四一）天竺諸國朝獻之紀錄，多達十五條^②，此猶政府間官式交涉，至於民間，商賈、藝人之來華，蓋至不可勝數。如日僧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記天寶九載（九五〇）在廣州所見云：

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肅宗時，雖當安史亂後，商胡之在揚州者，常亦數千。如唐書卷一四四田神功傳云：

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齊、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貨產，發屋剔卵，殺商胡、波斯數千人。

由此可知唐時往來中國及西域間外籍人士之衆多。至於其人之國籍，除上舉師子、大食、波斯等以外，來自中亞各國者，亦大不乏人。蓋中亞自蔥嶺以西，即所謂西土耳其斯坦之地，其阿母河以北部分，以康國爲政治、經濟中心，其人民亦最善貿易，韋節西蕃記稱「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⑤。五代時大食人阿布賽德哈散所作遊記，亦稱「有友人告云，彼嘗在康府見一人，背負麝香一袋，由撒馬兒罕（Samarkand）步行至康府」。^④康府即廣州^⑤。唐初來華之觀貨速利國僧佛佉達摩，其人「大形模，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興易，遂居神州」^⑥。自中亞諸國入華經商外國人之衆多，由此可見。凡此商胡，唐代文人與之交往者不多，唯其中之經營酒家，即唐人稱爲酒家胡者，因與文人嗜酒優悠之生活多所接觸，故間亦有文字之交。

至於樂舞伎方面，唐樂初沿隋之舊制，奏九部樂；及太宗貞觀十四年（六四〇）伐高昌，得其樂工，遂增九部爲十部。十部者，刪九部中之禮畢，而益以燕樂伎及高昌伎，其餘八部爲清樂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國伎等。十部中屬西域系者六伎（天竺、龜茲、疏勒、高昌、安國、康國），胡俗融合一伎（西涼），東夷系一伎（高麗）^⑦，胡夷之樂，佔十分之七強。雖各伎之主要分別，在音樂與樂器，而非演奏之人，胡樂之演奏者不必限爲胡人，但諸夷樂成立時，伎人必爲外籍，且其延續，又

必以蕃胡爲主體，似無可疑。則唐中葉以前教坊中外國人之衆多，可以推知。

自唐代中葉以後，因政治、軍事、商業諸因素影響，來華之外國人愈多，其人多有長於音樂樂器者。如中亞諸民族，卽爲其中之表表者^⑧。其人吹笛彈琴情形，多爲詩人用作吟詠題材，如李白「猛虎行」云：「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漠漠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⑨高適「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云：「胡人吹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月閒。」^⑩李賀「龍夜吟」云：「鬢髮胡兒眼睛綠，高樓靜夜吹橫竹。」^⑪溫庭筠「敕勒歌」云：「羌兒吹玉管，胡姬踏錦花。」^⑫周朴「塞下曲」云：「石國胡兒向磧東，愛吹橫笛引秋風。」^⑬皆詠胡人吹笛者也。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云：「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⑭詠胡人彈琵琶者也。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云：「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各唱歌。」^⑮詠胡人琵琶、胡笛、胡歌相和者也。外籍人士之音樂才分既爲詩人所注目，其以音樂著名者，尤能吸引詩人與之交。

(一)李白與迦葉司馬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或曰山東人，或曰蜀人。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六九九），卒於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天寶（七四二—七五五）初，至長安，後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有詔供奉翰林。白以不爲君

主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乃浪跡江湖，終日沈飲，永王璘都督江陵，辟爲僚佐。璘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會赦得還。族人李陽冰爲當塗令，白往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①。全唐詩卷一七八李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云：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名字無考，湖州府志卷九三引此詩，亦未載迦葉司馬之名。按迦葉爲天竺姓氏，唐代流行中國之天竺曆法有三家，迦葉氏爲其中之一。代宗廣德二年（七六四）楊景風註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曜經卷上第三云：

景風曰：凡欲知五星所在者，天竺曆術，推知何宿，俱知也。今有迦葉氏、瞿曇氏、拘摩羅等三家天竺曆，「并」掌在太史閣，然今用之，多瞿曇氏曆。

唐代迦葉氏可考知名號者有三人，卽迦葉孝威、迦葉志忠及迦葉濟。孝威亦傳天竺曆法，似爲高宗時人。舊唐書卷三三曆志二李淳風麟德（六六四、六六五）甲子元曆「求日月蝕虧初及復末時刻術」條云：

迦葉孝威等天竺法，先依日月行遲疾度，以推入交遠近，……此等與中國法術稍疏，自外梗概相似也。

志忠則於中宗時官右驍衛將軍兼知太史事。資治通鑑卷二〇八云：